



攻玉文丛
GONGYU WENCONG



探究莎士比亚：

文本·语境·互文

张 冲◎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成果获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5）资助

探究莎士比亚：

文本·语境·互文

张 冲◎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究莎士比亚:文本·语境·互文/张冲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7
(攻玉文丛)

ISBN 978-7-309-08556-3

I. 探… II. 张… III. 莎士比亚,W.(1564~1616)-戏剧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I561.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2049 号

探究莎士比亚:文本·语境·互文

张 冲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罗 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89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56-3/1·647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倏忽间,自己成了外文学院现职教工中最年长的一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孝泉院长嘱我为这个丛书写篇短序,我也不好推辞了。中国人请客吃饭让长者上坐时,会说(如果用英文) seniority is beautiful,其实让与被让者全明白,那不过是虚礼浮言而已。

虽与学院具体工作脱节已久,我仍感到,复旦的外文学院至今有很强的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传统。班级分得小,着重施基础训练于每个学生;管你什么大牌教授还是博导,都得给本科生上课,还自己动手改学生作业,对学生在学习中带共性的问题了然于胸;学外文必须讲究“精确”和“流利”并重的理念,始终扎根在我们的培养目标中。虽说这些年来物质第一主义的惊风骇浪也不免冲得有些同仁晕头转向,但基本的教学底线可以说还未被突破。我这儿就有个实例:外出做同传的教师并非单为丰酬,还主动把各种门类的知识、信息、技术、术语翻译等等的 firsthand 经验观感,带回送入课堂,或提供给编写教材或辞典的同仁做素材。怕就怕“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看人家把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丢了,反觉做“青螺”寒碜,赶着去跟风;当然,我还怕现状不改,甚至愈演愈烈,今后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与教学相比,研究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别说人家怎么看我们,就连本校领导可能也认定,以“研究型”标准衡量,外文学院在文科院系中算是比较落后的单位。前几年,我读过一本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所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的“奇书”(作者开宗明义的自我定位)。经作者梳理耶稣会教会大学、德国大学、“牛

剑”(Oxbridge)传统,算是懂了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日耳曼各国的市场因素和官本位影响有关——对此也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有意思的是:在浩如烟海的近 580 页的考据和研究中,作者认为,现代大学里“眼睛战胜耳朵”或“文字重于口述”(恰与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字面上相悖?);要有“学术魅力”就得依靠发表论文/著作,并邀来别人的佳评。

这套丛书多少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复旦外文学院的相对薄弱环节,正在迎头赶上。只是我以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应当以教学实践的积累为基础,又能回过头去促进教学,从而进一步造福社会。这并不排斥有的教师资质和志趣脱俗超逸,可能更适于从事纯粹的而非直接“用世”的研究工作,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的,“学人、科学家只代表与利益无涉的专业人格。”他们的论文是智力操练的成果,是他们“专业人格”的伸张,是乐趣的满足,发表后可望成为益智主义的佳品,用来抵拒目前正丑恶横行甚至威胁到学生的反智主义。

不过,“述”而有“作”(按朱熹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即传旧同时要有所创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诸同仁能够各自搜辑文集,结成系列出版,肯定经过焚膏继晷的艰辛,自然要为此击节叫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压力源就是基本上以量化为准绳的职称评议制度,一种更像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和骑士团社会遗形的制度。呜呼,西方曾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中土有“吾与回(指颜回)言终日”的孔子循循善诱,都已成了教育的“失乐园”,即使今人多喜引用,实际上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看来,我们都得接受 publish or perish 的学术生态铁则。可是,学术啊,多少投机取巧的卑劣,多少不择手段的钻营,多少蝇利蜗名的刊物,多少奸宄互利的委员会和辛迪加,借汝之名而行!

我常与同仁共勉:写论文,做学术,还是牢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古训为好,注重平时的勤奋积累,宁可日有寸进而不搞“大跃进”,疑他人所不疑,不以魁士定见为当然,给神话去魅,甚至质疑“常识”——总之,借用一个英语文评界的新词 problematizing——如此生

剑”(Oxbridge)传统,算是懂了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日耳曼各国的市场因素和官本位影响有关——对此也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有意思的是:在浩如烟海的近 580 页的考据和研究中,作者认为,现代大学里“眼睛战胜耳朵”或“文字重于口述”(恰与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字面上相悖?);要有“学术魅力”就得依靠发表论文/著作,并邀来别人的佳评。

这套丛书多少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复旦外文学院的相对薄弱环节,正在迎头赶上。只是我以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应当以教学实践的积累为基础,又能回过头去促进教学,从而进一步造福社会。这并不排斥有的教师资质和志趣脱俗超逸,可能更适于从事纯粹的而非直接“用世”的研究工作,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的,“学人、科学家只代表与利益无涉的专业人格。”他们的论文是智力操练的成果,是他们“专业人格”的伸张,是乐趣的满足,发表后可望成为益智主义的佳品,用来抵拒目前正丑恶横行甚至威胁到学生的反智主义。

不过,“述”而有“作”(按朱熹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即传旧同时要有所创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诸同仁能够各自搜辑文集,结成系列出版,肯定经过焚膏继晷的艰辛,自然要为此击节叫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压力源就是基本上以量化为准绳的职称评议制度,一种更像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和骑士团社会遗形的制度。呜呼,西方曾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中土有“吾与回(指颜回)言终日”的孔子循循善诱,都已成了教育的“失乐园”,即使今人多喜引用,实际上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看来,我们都得接受 publish or perish 的学术生态铁则。可是,学术啊,多少投机取巧的卑劣,多少不择手段的钻营,多少蝇利蜗名的刊物,多少奸宄互利的委员会和辛迪加,借汝之名而行!

我常与同仁共勉:写论文,做学术,还是牢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古训为好,注重平时的勤奋积累,宁可日有寸进而不搞“大跃进”,疑他人所不疑,不以魁士定见为当然,给神话去魅,甚至质疑“常识”——总之,借用一个英语文评界的新词 problematizing——如此生

存在学术圈里,可能被晒迂腐,不懂“性价比”,但就当事个人而论,是不是学术会变得更生动活泼些?

虽说“文字重于口述”,研究型大学并不仅仅等于写出论文发表。提高一点要求说,还要培育师生的思辨口才。对教师的最低要求固然是要意尽于言,不能做大肚小口的“热水瓶”,各种课内外的研讨班(seminars)和口头陈述(oral presentations)也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多的是“单向交通”,各说各的;即使有认真听别人陈述的,大多也是谦冲自守,鲜见有人站出来质疑,更没有即时的交锋。想来,这与古希腊修辞重讨论(discourse)和演说(public address)以及古罗马的七艺(头上三种便是修辞、语法、逻辑)造成西方思辨口才传统有关,而中国修辞讲究的赋、比、兴和对仗、排比、平仄等等,非虑计再三,始能滞后表达。既然研究型大学是“舶来品”,真要培养与这样的大学匹配的人才,辩理遽生于电光火石的瞬间,辩才如舌粲莲花的训练,似也不可或缺。让我们先从提高 seminars 和 presentations 的质量做起,如何?

最后,也想对于不希望自己陷入昏庸的学界权力人物说几句:希望你们好好 problematize“成果”二字,细察目前一级又一级名号繁多的项目,戳破气泡,拧干水分,排斥上述威廉姆·克拉克描述中世纪大学特点时用的 nepotism(相当于今日所说的“关系”)。更想问一句,外文院系教师发表的译作(特别是其中有影响者,如当年杨必的《名利场》)以及长篇书评,何以不能算作成果?你们学过历史吗?当代中国学界的两次启蒙大转型,“五四”也好,改革开放也罢,大量的学术成果哪一次没有译作和书评的一席之地!惯以斤斤计较他人论文数量为业的专家,要不你们也来译一种,写一篇?

陆谷孙

2011年10月

目 录

1	罗马民主制度的政治隐喻 ——论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	1
2	颠覆与维护之间:莎士比亚“亨利四部曲”中的多重复调 ——从《亨利四世》(上篇)五幕一景谈起·····	10
3	论哈姆雷特的戏剧独白·····	22
4	海上的佩里克利斯:《泰尔亲王》·····	30
5	莎士比亚的四季交响:《冬天的故事》·····	42
6	《辛白林》中的人性与神性·····	51
7	莎士比亚研究新一步(部) ——《莎士比亚全集》从河边一版到河边二版·····	60
8	一部激情毁灭爱情和友情的悲剧 ——评莎士比亚的《两个高贵的亲戚》·····	69
9	名誉还是爱情 ——论莎士比亚《两个高贵的亲戚》之主题·····	80
10	历史演绎·道德说教·爱国主义 ——评莎士比亚的《爱德华三世》·····	88
11	《铁木耳大帝》与《浮士德博士》的人文追求与警示·····	99
12	“犯规”的乐趣 ——论莎剧身份错位场景中人称指示语的“误用”·····	109
13	莎士比亚戏剧台词的双向观照·····	118
14	鲍西娅们为什么要换装? ——莎士比亚戏剧中女角的“身份错位”现象探讨·····	128
15	当代西方莎士比亚变奏二十年:1965—1985·····	139
16	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	151

17	Transposing Shakespeare Culturally: Luhmann's <i>Romeo + Juliet</i> and Branagh's <i>Hamlet</i>	158
18	诗体和散文的莎士比亚	167
19	既要像诗,又要像台词 ——重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形式问题	179
20	To Be or Not to Be: The End of Revenge in Renaissance and Yuan Revenge Tragedies	196

附录:

1	爱德华三世(译文)	212
2	悼亡(译文)	307

译后	327
----------	-----

1 罗马民主制度的政治隐喻*

——论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

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取材于普鲁塔赫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讲的是罗马战功卓著的马修斯被封为科利奥兰纳斯将军，被元老院授予执政称号后，拒绝履行必要的手续，不愿在街头向市民讲述自己的功绩并展示身体上的伤痕，因此被控“谋反”和“叛国”，遭到驱逐。他一怒之下加入敌军，协助他们进攻罗马，经母亲竭力劝阻后，临阵改变主意，随即被敌将认为有“叛逆”嫌疑而绑缚处死。戏剧主线似乎无可辩驳地讲述了一个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悲剧”：主角从国家功臣的高位跌入叛国贼子的泥沼，而造成他这一“跌落”的则是他性格上的缺陷：他性格暴烈，而且极其傲慢。这一性格经莎士比亚的戏剧手段加以刻画，凸显在观众和读者眼前的自然是一个“一贯鄙视群众的马修斯”，带着“狂热的阶级偏见”，显现出“唯我独尊的狂妄性格”，说他是“贵族阶级的代表性人物”，恐怕也不算过分。这一点，向来是研究此剧的一个较为广泛的“共识”，而剧情所反映的罗马政治和民主，尤其是台词中有关“肢体”的意象，以及用身体部位比喻政治关系的内容，也是近年来莎士比亚研究者在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指点下执意关注的地方。也有评论认为，《科利奥兰纳斯》的政治色彩还在于剧情中的一些细节影射了当时英国朝野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607年英格兰中部人民为抗议圈地运动发起的暴动、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粮荒问题以及埃塞克斯（Essex）

* 本文首次刊发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3—6页，收入本集时略有修改。本文所有剧中引文皆出自新《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的叛乱阴谋和围绕莱利(Walter Raleigh)而起的政治风波等。这些研究都是解读这部曾经不太受重视的莎士比亚剧本的可能的办法。本文的意图,并不在否认上述解读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也无意将自己的观点凌驾于既往的解读之上,只希望从一个可能不太被人注意的角度提出问题,并提供一种同样也应该是可能的解读。

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发生的背景是实行着民主政治制度的罗马。悲剧本身并不发生在家庭宫闱或国家权力内部,而是在象征国家政治权力的元老院与平民之间,这就令悲剧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使主人公的起落沉浮与这一政治制度及其中的斗争息息相关。特别要指出的是,莎士比亚在创作过程中对历史资料做了一些修改,除了增加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伏伦尼娅以及朋友梅内纽斯的篇幅外,还特别明显地扩充了两位护民官在这场悲剧风波中的作用。这两位护民官的言论行为贯穿着悲剧的前三幕,并构成悲剧直接的、重要的外部原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场政治纷争的参与者并非只有两方,即以科利奥兰纳斯为首的贵族和以两位护民官为首的平民,而应是三方:科利奥兰纳斯、护民官、平民,而这场发生在罗马民主政治构架下的贵族与平民、护民官与平民、护民官与贵族三者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冲突,被莎士比亚放在了十分显要的位置,成为这部戏剧,特别是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的关键情节。

罗马民主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受元老院任命的执政官,需要面对平民陈述自己之所以应得这一任命的原因,并获得到场平民的欢呼首肯,方能正式就任。在这一过程中,被授予称号者甚至要当众展示自己的躯体,让平民看见自己身上的伤痕,以证明为国家立下的赫赫功勋。没有这一程序,元老院的任命便不能生效。同样,只要多数平民认为称号获得者因某些罪过而不再有权享受该称号时,他们的愤怒呼声就能剥夺该称号,并对当事人进行相应的判决。在剧中,尽管科利奥兰纳斯坚决不愿意当众展示自己的躯体,尽管他一再声称这执政称号是自己凭战功和上天的恩赐得到的,无需平民认可,他最终还是忍气吞声地走上街头,很不情愿地向民众讲述自己的业绩,而他最终被驱逐出罗马,也是平民群起呼吁的结果。看来,平民这股可以载舟覆舟的洪流,在罗马政治中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利奥兰纳斯从英雄到叛逆的悲剧,与他把自己完全置于平民的对立面有很大的关系。他拒绝当众宣布自己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因为他天性谦逊,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是他天性中极端的高傲,才使他甚至不屑于与民众站在一起,更不愿意承认,执政头衔的最终获得还需得到他们的赞同。二幕一景中他得胜班师,受到平民的夹道欢呼,他却皱起眉头,让他们闭嘴,说他听了心里讨厌。他不愿意当众显露伤疤,是不愿意给人留下印象,似乎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讨好民众,为了“赢得他们的声音”(二幕二景);至于他那句要民众“把脸洗洗,把口齿弄那个干净一些”(二幕三景)的台词,更把他对平民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一位平民指责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普通人”时,他以特有的直率反驳道,“我的爱从来就不普通”(二幕三景)。在这里,莎士比亚利用英语 common 一词的双关意思,把这一对立表现得十分尖锐。因此,当护民官之一的布鲁图斯斥责他,“你说到平民时,好像自己是可以滥施惩罚的天神,而不是和他们一样有过错之人”(三幕一景),实在是点到了要害。但如果看得更全面一点,科利奥兰纳斯的傲慢,似乎不仅针对平民百姓,还包括以护民官为代表的那些政客,因为他明白地表示,自己的事业在疆场,只“愿意和那些/共赴戎机的人享受同等的待遇”,“当用在战场上的鼓角变成了/谄媚的工具,宫廷和城市将充斥着/口是心非的阿谀逢迎!”(一幕九景)这种武将对文臣的态度,即使带有偏见,倒也不失自然,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更不能说没有道理。

由于科利奥兰纳斯对平民极端蔑视,他自然对罗马民主政治十分反感,并且始终对之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自己刚平息的那场叛乱,起因就是因为民主制度下,平民的权利太大,这些被他用“溃疡”、“天花”来比喻的平民,一有了权力,就会“有预谋地来阻拦贵族的意愿”(三幕一景)。在剧中,他多次对允许平民参政的做法表示怀疑,不能容忍“身份、头衔、智慧都无法做出决断,而只凭无知大众的是与否”(三幕一景)的政治格局。在他看来,权力神授,权力归于贵族,无需平民插手,更不容他们分享。他拒不按程序向平民展示躯体上的伤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愿向民众示弱,不能“砸开元老院大门上的锁,让乌鸦进来啄老鹰”(三幕一景)。对身为“平民的口

舌”的护民官，他当然同样蔑视，“因为他们自作有权威的样子，让贵族觉得受不了”（三幕一景）。这样不加掩饰地与平民为敌，与民主为敌，不啻把自己推向了没有退路的境地，悲剧的结果自然难以避免。

然而，如果简单地把罗马民主政理解为平民做主，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里展现的罗马平民，似乎让人民对这样的“民主”是否能够治理国家产生了疑虑。在很大程度上，剧中的平民（除极少数外）表现出典型的“流氓形象”：无首、无智、无知、无常。剧情一开始就是一场骚乱，营造了一种因平民暴动、政局动荡而起的强烈的不安情绪。紧接着，对凯旋而归的科利奥兰纳斯，平民们评头论足，除了说他是为国家贡献英勇的，还有说是为自己、为母亲的，更有指责他走路的姿势显得太傲慢的，纷纷纭纭，莫衷一是。这一特点，平民自己也看得十分清楚：二幕三景中一个平民用“多头流氓”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样的一群人，认为他们智力不一，各有各的主意，“群龙无首”，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声音。不仅如此，平民们对巧舌如簧的护民官的绝对信任，使他们在行动中出尔反尔，表现出相当明显的非理性和反复无常。在二幕一景里以震天的欢呼迎接凯旋归来的科利奥兰纳斯的是这些人，用信使的话来说是“哑巴争着去看，瞎子争着聆听，女性挥舞围巾手绢，贵族鞠躬，平民震天的呼喊”，在二幕三景里听完护民官的挑唆立刻改变主意、说自己被愚弄了、要推翻对科利奥兰纳斯任命的也是这些人；当双方发生剧烈冲突后，群起附和护民官，将科利奥兰纳斯逐出罗马的是这些人，后来罗马城告急时揪住护民官布鲁图斯并把一切罪责推在其身上，还威胁要把他分尸的也是这些人（五幕四景）。通观全剧，剧中的罗马民众所表现出的，完全是一股无理性、无法捉摸、不可预测的疯狂力量，是政治安定的对立面。

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握有如此政治权力并形成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平民们，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真正左右他们的观点和好恶的、真正表达了（应该说借用了）他们的力量和声音的是他们选出的护民官。正如剧中一位平民所说，“护民官是人民的嘴，我们是他们的手”（三幕一景）。所以，尽管方平先生在《新莎士比亚全集》中为此剧作序时指出，“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

记恨,对他的功绩是赞赏的”,这样的态度与其说是平民有理智的或在知情基础上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仅凭表面和直接现象作出的本能反应,而这样的本能,其实是很容易被人左右和利用的。二幕三景中另一平民围绕英文 power 的双关意义说的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有权这么做,可是这样的权我们却没有力量去保证实施。”这里的“权”和“力量”在英文里都是“power”一词,可用在前者,指的是由政治和法律体制规定的权力(比如法律规定有选举权等),而后者,则是指在现实中真正拥有的力量(如是否真能使行使选举权的结果表达或实现自己的意愿)。罗马的法律也许赋予了平民认可或拒绝元老院提名的执政任命的权力,但是从剧情发展看,真正能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恐怕并不是这些平民,因为作为平民,他们是被排斥在直接的政治格局之外的。他们可以是一股有利用价值的政治力量,甚至是能载舟覆舟的水,但他们永远也不会是那条舟。那么,在罗马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到底谁是舟,是谁在做主?是谁在拨弄着政治场上的风云呢?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科利奥兰纳斯》中的护民官布鲁图斯和西希尼乌斯都是罗马民主政治场中翻云覆雨的能手,是那条懂得如何驾驭水流的舟。虽然他们是平民选出的“代表”,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却并不是他们挂在嘴边的那些选民的切实利益,而是维护并扩张自己的权力和权利,以成为罗马民主政治格局中的一股力量。因此,眼见罗马民众热烈欢迎科利奥兰纳斯班师回城,布鲁图斯“他一掌权,我们的权力就得呼呼大睡”的担心(二幕一景),道出了护民官“为民请命”的真实意图。他们之所以要千方百计阻挠元老院对科利奥兰纳斯的任命,是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后者的称号最终被平民认可通过,他们的“权威就结束了”。布鲁图斯的一句话,“要么他垮台,要么我们丧失权力”(二幕一景),把这种你死我活的形势说得十分明白,同时也暴露出他们针对科利奥兰纳斯而起的纷争的实质:平民的利益根本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中。为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赢得上风,他们便早早地开始了制造事端拨弄民心的计划,手段之老到纯熟,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环节和特征,特别是大选中的政治活动,在本质上竟十分相像,其基本策略无非是:拨弄舆论以中伤对手,

故作真诚以挑动民心：

布鲁图斯 为了促使他
垮台，我们得向人民暗示，他一向
对他们怀有怎样的敌意。

西希尼乌斯 这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一旦他那
傲慢不逊的脾气招惹了民众，就会
像烈火点燃了干柴一样，那火焰
定会将他吞噬。这一天不久就会
到来，只要给他一点儿刺激就行，
这毫不费事，就像唆使一群恶狗
向一头羔羊扑去一样。（二幕一景）

这样纯熟的政治敏感和伎俩，与当代西方国家总统竞选时充斥着媒体运作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选民心态的相互揭丑“运动”是何其相似，而台词中以“恶狗”比喻平民，更进一步使这些职业政客的面目昭然若揭。

当然，说他们拨弄舆论，并不是说他们总是在制造谎言——只有十分拙劣的政治家才使用制造谎言的策略，而且谎言一旦被揭穿，他们便失去了全部的政治资本。《科利奥兰纳斯》中的布鲁图斯和西希尼乌斯并不制造谎言，但他们善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性格弱点了如指掌，可以把这一弱点及其可能对平民造成的危险刻意夸大，硬是把一个“平民公敌”的形象深深扎进民众心里，而且对如何左右民众态度得心应手。在得知元老院决定任命科利奥兰纳斯为执政后，两人便商量着如何利用平民和科利奥兰纳斯之间的矛盾冲突，挑唆民众以激怒科利奥兰纳斯，使他像“干柴上点了火”那样失去理智。这一策略，在二幕三景时表现到了极致，完全可与莎士比亚《奥瑟罗》中伊阿古向奥瑟罗“证明”苔丝德蒙娜不贞、或《裘利斯·恺撒》中安东尼一番雄辩使布鲁图斯功败垂成那几场戏相媲美。

相比之下，布鲁图斯是两名护民官中间更有头脑和策略的。于是，面对刚刚口头认可了科利奥兰纳斯的执政任命的平民群众，布鲁

图斯先从挖往事算旧账开始,把科利奥兰纳斯称为“自由之敌”,而对他刚刚击退强敌,使罗马免遭被侵略的命运的功绩只字不提。然后话锋一转,对民众发出了极具煽动性的反问:

难道你们没发现
他需要你们的爱戴,请求你们时
对你们都满怀蔑视,你们不明白
一旦他大权到手,就会伤害你们?
咳。你们的身体里难道没长颗心?
而你们的嘴和明智的判断对着干?(二幕三景)

在做了这样的铺垫之后,布鲁图斯便开始进一步地煽动,呼吁在场听他讲演的平民把这样的信息散布出去:“你们挑选的执政,将剥夺你们的自由”,而稍后一些,态度更为强硬的西希尼乌斯的话就更加危言耸听了:

你们处在即将失去自由的关头。那个马修斯,就是你们刚刚同意任命为执政的马修斯,要把一切都从你们手里抢走。(三幕一景)

尽管元老之一的梅内纽斯指责他,“这不是灭火,是火上浇油”,西希尼乌斯依然号召平民:以选举他们的人民的名义宣布判处科利奥兰纳斯死刑,并坚持立刻执行。在全局矛盾冲突达到高潮时,西希尼乌斯当面指控科利奥兰纳斯为“叛国”,从而激怒了后者,西希尼乌斯趁势宣布:

以人民的名义,
也以我们护民官的权力,
我们即时即刻宣布将他逐出城去,
永世不得进入罗马城门,否则
就把他从塔尔皮亚岩石上扔下去。(三幕三景)

当然,布鲁图斯和西希尼乌斯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指责,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事实依据的,科利奥兰纳斯自己的现场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布鲁图斯和西希尼乌斯这么做的动机,是否就如他

们所说是为了罗马,为了罗马的民主政体和罗马的广大平民?问题更在于,他们所采用的手段是不是光明正大,是不是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目的之崇高相符合?这里,剧中的几处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二幕三景中,西希尼乌斯对平民面授机宜,让他们“聚集起来,撤销选举结果,让他(即科利奥兰纳斯)故态复萌”。“让他故态复萌”一句,明明就是在制造事端,挖掘陷阱,让心直口快的科利奥兰纳斯往里面掉。当民众为刚才还表示接受科利奥兰纳斯的执政任命,现在要马上反悔而感到有些犹豫时,布鲁图斯和西希尼乌斯为他们献计:“把选举他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说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世”,“就说是因为我们让你们选的”。这岂非绝妙的一箭双雕:既让平民推翻刚刚做出的认可,又把刚才对科利奥兰纳斯的认可的“功劳”放到了自己头上,明摆着是把平民推到前台,让自己躲在幕后,而且万一翻案不成,至少还有个缓冲,为自己留下了后路。至于布鲁图斯在事前的周密安排,西希尼乌斯让助手指挥群众在他讲演时喊口号呼应,则更使两位护民官具备了阴谋家和政客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动机是否纯正,便大可怀疑了。方平先生在该剧新译本序言中指出,“两个护民官比群众有更高的政治警觉性,更丰富的斗争经验”,若说此语属纯粹客观描述也并非过分,但我们似乎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政治警觉性”和“斗争经验”的实质到底是为何物。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科利奥兰纳斯》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政治隐喻:不仅是明白说出来的“身体—器官”的比喻,护民官的作用和表现、甚至科利奥兰纳斯之拒绝当众展示自己伤口的举动,似乎都具有了超乎其表面现象的意义。同时,这部戏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罗马民主政治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民主政体下,权力和权利如何分配再分配?民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平民的力量和地位如何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得到体现?剧中所体现的护民官的所作所为,是否有违民选代表的初衷?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了“异化”?莎士比亚是聪明的,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放进作品里去。就像他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之间并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亨利四世》等历史剧里也不在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观念之间进行选择,他在《科利奥兰纳斯》所反映的民主与独裁、民主的本质等问题上,也不